



「喜鳥」： 不要立於高處去看待別人 的能力；正視傷健人士的 性需要

葉詠儀 Winnie

許希潼 Nicole



「對傷健人士而言，戀愛像是生活中消失的一塊拼圖，他們很多人都談戀愛過，但『性』令他們難以步入下一階段。」

回想一下，你在甚麼年紀開始發覺自己有性需要呢？很多人小時候對身體產生好奇，到了青春就開始在同輩間討論，明白到自己對慾望的需求。擁有醫療保健背景的「喜鳥」團隊成員 Winnie，曾為殘奧運動員提供健康支援，在半年的相處裡，大家成為朋友，也有討論到關於戀愛的二三事。「對傷健人士而言，戀愛像是生活中消失的一塊拼圖，他們很多人都談過戀愛，但『性』令他們難以步入下一階段。他們也是正常人，有性需求，但卻沒有人正視。」健全人士對性產生好奇而有慾望的階段，其實傷健人士的步伐也相若，在香港，性仍然是令部分人感到難以啓齒的話題。加上當時團隊開始對腦電波產生興趣，經討論後，便決定研發一個以腦部為主導，名為「喜鳥」的自瀆杯，希望以腦電圖波啟動，用家毋須使用手部動作也可獲得快感。

開始時，團隊在市面購入一堆自瀆杯作參考，除了千奇百趣，也發覺部分設計

並不安全。有的直接把震蛋放進杯內，但連繫震蛋的電線只是用膠水黏合；有的把標榜六十多度的預熱棒放進自瀆杯，但杯的塑膠部分卻溶掉了。因為沒有機械和產品設計的背景，Winnie 形容目前是處於瓶頸階段，自瀆杯的設計仍存在大量改善空間：「安全是最重要的，而令人灰心的是考慮到部分使用者無法把私處放進自瀆杯內，就算能放進去，也無法脫出來清潔。那這設計到底解決了哪一塊問題呢？想解決對方的性需求，但那個杯又能否解決呢？」自瀆杯目前只有一個模式，未能調節力度或幅度，物料和安全問題也在研究當中，要達致滿意的狀況仍然須時，Winnie 甚至未能確認一連串的問題能否解決。不過她亦感恩 Good Seed 團隊在研發過程中給予很多實際的建議，讓「喜鳥」團隊慢慢進步起來。「如果是醫療用途來說，產品的市場真的很小，但若是為了讓大眾關注這議題，又似乎不那麼壞。」Winnie 樂觀地說。



團隊較為樂觀的，是推廣性教育的部分。Good Seed 的聯誼活動令「喜鳥」團隊可以認識更多有著共同願景的人士及社企，可以彼此了解，互相合作。當中除了希望傷健人士能欣賞自己的身體，也能學會正確使用肌肉，在放鬆和收緊的動作間，減少抽筋或受傷的機會。工作坊本來計劃分為傷健和健全兩組受眾，但 Winnie 反思「如何服務傷健人士」的概念，本來就戴著有色眼鏡。由小眾群體開始說性，不少機構在開初時也願意聆聽，不覺太露骨，她估計是因為對方本能地將自

己抽離，以另一角度去看待議題，然後愈了解就愈遲疑：「部分人認為殘疾人士無法控制情慾，很多時候似乎是立於高處，並以全知全能的角度去討論，於是才會引發種種質疑。一般人不會質疑正常成年人能否控制慾望，因為你不會覺得自己和對方有分別。質疑的因由是因為將自己和他們分割了，這是不應該的。」殘疾性權不單是針對傷健人士的教育，當傷健和健全人士一同學習，又毋須套用相同的標準和內容，卻能表達一致的價值觀，這才算是尊重和共融。